

间的关系就被限定于从实验者到实验对象的单向性 (unilateral) 行为, 相反现存世界经常出现的双向性 (bilateral) 相互作用 (人类与自然的对话) 的关系却受到限制。

近现代西方科学经过 18—19 世纪的产业革命, 通过对自然界的人为再造发明了一系列的现代产业技术。至此近现代西方科学才与现代产业技术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总称为“科学技术”。

中冈哲郎在其著作《工厂的哲学》中提到,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的具备规整生产线的大型机械工厂实际上就是将科学实验室的规模扩大和进行工厂化的产物。¹⁴ 事实上, 这些大型精密机械工厂在与科学实验室完全一样的条件下, 保持了日常生活空间和自然空间中不可能存在的无菌、无尘的空间, 因此工人也受到工序 (人为) 的严格约束。

(5) 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世界

这种将自然世界按照人类的目的性价值判断进行人为再造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倾向最初典型地反映在自然科学中, 其后, 追随自然科学形成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亦步亦趋, 表现出了同样的取向。

与自然科学不同, 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就是人类世界本身, 如果说近现代自然科学的本质是通过将从现存世界中与自然区分出来的人类置于“神座”之优越地位, 以满足人类支配自然的要求的话, 那么可以说, 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出于人类自我认识的要求, 也就是首先将人类世界作为科学的对象加以认识, 在此基础上人为地对其进行重构这种要求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有一点必须加以注意, 在此之前的自然科学中, 人类生理上的身体是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成为科学对象的, 并因此也成为人为重构的对象了。

同样, 在近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 与人类的身体一样, 人类世界 (人文、社会事象) 也被视为与自然世界同等的科学对象。为此, 试图将人类世界也变为人为重构对象这一点正是近现代人文社会科

学的特征。

问题在于, 无论以何种办法将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等同起来, 理论上自然世界与生理的身体仍是不同性质的世界。这是因为人类世界相对于自然世界, 具有由追求目的的意志所形成、所诞生的特点。就是说, 试图将现实 (sein) 按照当为 (sollen) 进行改变这种带有目的性追求的人类行为产生了人类世界自身, 并且使之区别于自然世界。¹⁵

但是人文社会科学只要继续将自视为完美科学 (具充足科学性) 的自然科学当作纯正科学的典范, 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轻视人类世界的目的意志、当为追求之特性的倾向。就是说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研究者, 一方面容忍对成为科学对象的人类世界进行操作和重构的目的性价值判断, 一方面又倾向于相对轻视作为 (科学) 对象的人类社会自身所表明的追求某种目的的意志。这一点在此暂不详述。

(6) 现代科学的陷阱: “对话”的欠缺

如上所述, 自然科学也好, 人文社会科学也好, 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 任何时代的研究与目的性价值判断都是内在的和难以分割的。从古代到中世纪, 再从中世纪演进到近现代, 随着时代的演变, 研究的目的从“自然中心主义”转到了“神中心主义”, 最终转到了“人类中心主义”。换句话说, 从为了世俗世界转向“为了神的国家”, 又转到了“为了人”, 最终导致了将对象世界按照人类的价值观 (目的性价值判断) 进行人为再造作为本质目的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的诞生。

要申明的是, 对于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之一的现代中国学, 本文笔者也自然会有意识地按照笔者的目的性价值判断或观念对研究对象的世界 (中国或者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中国对外关系) 进行重构。

以人为目的的近现代西方科学的研究, 由于将研究对象的“世界”与研究主体的“自立于神的人”完全分离, 因此研究就是为了让“世界”服务于“人类”。就是说研究对象的“世界”并没有处在与研究主体的“人”平等的关系上, 而被放在了从属于